

## 两河之约 光岳天下

——光岳楼建成650周年纪念活动

## 心目中的光岳楼

■ 谭登坤

第一次登上光岳楼,是十七岁那年,深秋,我刚考入聊城一所师范学校。上世纪80年代的老城里,像一个大村子,除了这一座独立特出的光岳楼,就是街巷栉比的平房。登高望远,绿水如带,楼阁倒似深荡在原野上的一艘大舟。学校曾组织过一次作文比赛,我以一篇《光岳楼记》获得二等奖。作文里写了什么,已经不记得了,奖品却记得清清楚楚,那是一套《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》,煌煌三大卷,是我那时以及之后好长一段时间里所拥有的最豪华的一套书。

自打我记事起,就知道光岳楼。父亲甚至说,秋冬之际,晴好的日头下,站在屋顶上就能望见五十里外的光岳楼。傻傻地仰望,远天风水荡漾,大野苍茫,常常就幻化出一座高楼的轮廓来。兴奋地大呼,看见了,看见了。这一次轮到父亲惊讶了,眼睛迷离地望着远处,嘴角上挂着一丝诡异的笑意,说:长大了带你到城里看楼啊。

最早听到关于光岳楼的故事,也是父亲讲的。说当年盖楼的时候,工地上突然来了一个白胡子的老头。老头太老了,老得走路都走不稳了,却非要一份工作。县官大人说,你能干点什么呢。老人家说,我是个木匠。县官就笑了,说那好吧,在东门外,运河码头上,正有一个榆木疙瘩。你去砍那个榆树疙瘩吧,看能做个什么材料出来。榆树杈初,榆树疙瘩更如牛筋般难开,乡里常比喻愚笨不开窍的人。县官本是玩笑,也是想着让他明白,自己太老了,干不成什么了,就想看而退吧。谁知道老人家却非常认真。拿起斧头,就奔那榆树疙瘩去了。一个百年的老树根,一半埋在土里,一半露在外面。老人家围着老树根看了半天,就叮叮当当,又砍又凿地干起来。每天,别人上工,他也上工。别人吃饭,他也吃饭。一座高楼盖了三年,老人把那个榆树疙瘩砍了三年。到了架梁铺椽,安装斗拱飞檐的时候,工程不期然地有了难题。梁椽之间,椽柱之间,总是不合适,不是这里有空隙,就是那里站不稳。急得大家没有办法。这时候,县官忽然想起了那个老头,说有些日子没见到他了。就派人去找。这才发现,除了那个榆树疙瘩,还完整地躺在那里,老人却早已不见了。找的人有些生气,一脚踹到那个榆树疙瘩上。谁知道,就这一脚下去,令人惊讶的一幕出现了。那个榆树疙瘩,竟哗啦一下散开了,散成一地的木楔子。这些木楔子,每一片都光滑精致,像削子刨过,像砂纸打过,像粗麻磨过的。把这些木楔子一一安到那些梁椽椽柱的空隙之间,就没有一片不合适。一座高楼就变得既结实又稳固起来。人们就说,那位老人,其实就是鲁班再世。

大鼓楼,鲁班造。就成为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。这个传说里,有一点可以肯定,那就是光岳楼是一座纯木结构的楼阁。有专家专门考证过,不连基座,楼高四层,通高33米,它的每一层建筑,全是木榫连接,连一根铁钉也没有。用较为专业的术语来说,光岳楼为四重檐十字脊过街式楼阁,二层以上,内外部置空井。仍采用宋元覆盆式建筑方式,侧角升起,斗拱疏朗。抹角梁,井字梁,层层环绕叠架。通过木叠木、木扣木、木跨木、木连木,形成一个牢固稳定的整体。更巧妙处,是它的四角檐口的处理,自下而上,或宏敞,或低凹,或深远,或舒展,各有特色,避免了直线与斜切的机械生硬,让楼阁显得既高大威严,又婉转秀丽,是宋元风格而至明清演变的最具代表性的木结构建筑。

这个传说还证明了工程的细腻繁复、牵延浩大。我的老师范景华教授,长年浸淫地方史研究。据他考证,工程自明初洪武五年,以迄洪武十七年,长达十二个年头。这与世传光岳楼两年而成,差之悬殊。到过光岳楼的人,对这样一座纯木结构的建筑,它的每一组构件,每一块木雕,都会有难忘的印象。拆开来,每一个局部都是一幅绝妙的画轴合而为一,更铸就了宏大完美的格局。钩心

斗角、檐牙高啄,那种万千砂粒聚合成塔的艰巨,非有鲁班的匠心与耐心,假以日月的雕琢,是绝不可能完成的。

高楼危立的事实,更证明了这一方百姓对一座楼阁的神化,不是平白无故的。走过了六百多年的风风雨雨,光岳楼雕梁画栋,依然光彩照人。六百多年来,兵燹水侵,风剥雨蚀。六百多年来,聊城及周边200公里范围内,有记载的5.5至8级地震就发生过多次。光岳楼每一次都能够逢凶化吉,躲过灾患。650年来,多少名楼古刹毁于一旦。岳阳楼、滕王阁,无不历经重修。著名的黄鹤楼,仅在有一清一代,就被焚毁过三次。最近的一次焚毁是在1883年,毁于一次民宅失火。而这次焚毁,距它的上一次火灾,即1856年的清军与太平军的战火,仅仅间隔了27年的时间。令人难以置信的是,光岳楼以纯木构造,它的全木框架,建筑构件,仍是初建时的原物,绝少更换替补。也就是说,至今耸立在人们眼前的这座楼阁,依然是一座名副其实、如假包换的明初建筑。

更与天下名楼不同的,是光岳楼建楼的初衷,它并不是供登临、眺山水,以博闲情雅趣的所在。光岳楼的建设,本来就缘于御敌,缘于武备。聊城,正当大运河上的重要节点城市,属纵横交关的军事要冲。明初,元蒙残余及地方匪患未肃清。聊城是朱元璋钦定的平山卫指挥使治所地,属正三品的官阶,驻军达5600余人。第一任平山卫指挥使陈镛,为人威重,目光远大。他下决心改造原有土城,“甃以砖石,作潜洞、水门、暗门之类。又作光岳楼”,以“严更漏而窥敌望远”。危楼百尺,环城为河,在京津要冲的鲁西平原上,一座堡垒兀然而出。所以,民间一直有一个更通俗的名字——鼓楼,这倒是符合其实际的用途的。

就在光岳楼的六百多年岁月里,聊城经历的战火,有确切记载的,如战况惨烈至朱棣手下的大将张玉战死,朱棣侥幸得脱。如清末盘桓于马颊河徒骇河之间,旷日持久的捻军起义。还有抗战中的聊城保卫战,解放战争中的聊城攻坚战等。

当年登楼的时候,老师特地指着砖壁上的斑斑坑凹说,这些,就是当年日本人留下的弹痕。民族英雄范筑先抗日寇时,他的指挥部就安在光岳楼上。这位老英雄最终在光岳楼下英勇就义。如今,在他负伤殒命之地,光岳楼的东北侧,建有范筑先烈士纪念馆。

在光岳楼的东南侧,有一条小巷子,取名为郁光街。就是为纪念一位因抗击日寇,战死在光岳楼下的共产党人张郁光而命名的。这样的历史,都让人不由想起,光岳楼,它的建造的初衷,和它的非凡的经历。

直到本世纪初,郁光街都直通向一所小学,就是聊城实验小学。每天,系着红领巾的孩子们走过郁光街,街上洒满了欢声和笑语。庄严的光岳楼俯身注目,那是一幅印象很深的画面。

有考据癖的范老师,讲过一个别有意味的故事。

当年,傅以渐以清代第一位状元的身份名动乡里。光岳楼北侧的匾额便是傅以渐题的四个字:“望阙承恩。”当然是遥望京城,感谢皇恩浩荡的意思。到了民国,这样的匾额已不合时宜。地方上的有识之士,就将匾额撤下,刮掉了“望阙承恩”四个字。不想,刮掉黑漆的底子之后,匾牌上竟又显出另外的四个字:“宇宙文衡。”这是当年,傅以渐只将前朝的牌匾覆盖,重新题额挂上去的。范老师说,其实,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一个美好的愿望,那就是和平。即使武备之用,光岳楼,一旦和平年代到来,人们立即就想到以文化人。也只有和在和平年代,光岳楼才真正成为一座太平楼阁,一座吉祥之楼,一座供普通百姓登高望远的逸兴之楼。

明孝宗弘治九年,吏部考功员外郎李赞,来到聊城。在他的《题光岳楼诗并序》中有一段话,可作为光岳楼伟立于天下名楼,不遑多让的极好注脚:“余过东昌,访太守金天锡先生。城中一阁,高壮极目,天锡携余登之。直至绝顶。毛发欲竖,因叹斯楼,天下所无,虽黄鹤、岳阳,亦当望拜……因与天锡评命之曰‘光岳楼’,取其近鲁有光于岱也。”

著名藏书家,乡贤杨以增先生,曾写有一篇《重修东昌光岳楼记》。文中有东昌“沃野旷衍,惜无作镇,形势阙焉。”而光岳楼“据城之中,上挹三光,混茫无际,而岱岳之千汇万状,悉收于一览中,盖楼为东郡之镇山久矣。”

聊城,古为东郡地,明清为东昌府,正当华北平原的腹地。北至幽燕,南达嵩岳,东至泰山,西至太行,周遭千里,平野无边。兀然之间,一座楼阁拔地而起,带给人的视觉冲击,是可以想象的。

正像杨以增先生所言,光岳楼正是这一方土地上的山,是这一方百姓心中的山。有光岳楼在,一座城市的根基就深了。有这样一座太平楼阁,也必将给我的乡亲们带来更多的幸福,吉祥。

## 光岳楼

■ 李吉林

我怀疑,光岳楼高九丈九的记载不一定准确。九丈九的身軀,哪会如此巍峨。敬借泰岱作翠屏,敢于南岳争势。一座楼宇哪来的庞大磁场。康熙乾隆十次登临。屈身与光岳楼对话。内心一定有什么不解。宿命的对仗,顿开茅塞。

我推测

光岳楼不是用修城的余木所建。一定与城市改造工程一起设计,共同施工。未曾奠基,已是城市的中心。陈镛将军胖瘦无需考证。将军的胸襟豁达,站位高远无疑。光岳楼为军事瞭望所建。从此,聊城开启历史的华章,有了直通未来的一号站台。

光岳楼的雄姿

改变了东昌府的风水。泰山日出,日出东方。第一缕阳光给予聊城先行的荣光。黄河的浪花,踮起脚尖。对着鲁西大地倾情歌唱。古运河绕道东昌穿城而过。大小码头的桨声演绎无数传说。太平楼阁的牌匾熠熠生辉。是期望也是现实,光岳楼佑护着聊城的风雨。聊城的水水城得美名。皆因黄河到此折了一个弯。耐心等待与光岳楼的邂逅。光岳楼的倒影。让东昌湖有了拓疆的勇气。有了扩胸的力量,有了沸腾的能量。

神光钟灵,举目四望,盛景浩荡。就日瞻云,盛赞云海波涌的壮阔。盛赞落日与西山碰撞的雄浑。就日可以穿透云层,可观天街灯火。就日可以瞭望巍巍太行。可以遥感茫茫昆仑。光岳精神,早已融入鲁西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寸光阴。

光岳楼耸立六百五十年。精神的天空还在奋力拔高。光岳楼是鬼斧神工,巧夺天工。是匠心独运。

是东昌府手创的聊城制造。建筑史上不可以复制的典范。登楼,可以抚摸花朵的柔软。可描锦绣,可唱大风歌,可诵满江红。可与蓝天高谈世界。阔论长河落日圆。可以探究宇宙文衡的内涵与外延。以及文而化之的时代感。

朝代更迭,星移斗转。三十二根楠木,支撑了六百五十年。光岳楼的怀抱里有多少温暖的记忆。心底隐藏着无数待解的谜语。沧桑阅尽,并非垂暮之年。作为聊城的坐标,聊城的灵魂。鼓舞着春风抵达,感动着日月穿梭。刚开通的高铁,正在筹备的机场。都在瞩目光岳楼身后的虹霓。聊城之光将散发独特的芳香。聊城高度将让三山五岳仰望。



位于山东聊城的光岳楼,又称鼓楼或古楼,是小城的一张名片,也是聊城的魂和聊城人的根。古楼始建于明洪武年间,他历经六百余年的风雨洗礼,神采奕奕屹立不倒,充满了历史沧桑,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。他像一位智者,告诉人们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,都要以一颗淡然之心面对,任尔东西南北风,我自岿然不动,宠辱不惊笑迎芳华。他能让一颗躁动的心安静下来;在他面前,你像一株小草依偎一棵大树;抚摸着他斑驳冰凉的青石板,就像牵着历史的指头,听一位老人絮絮叨叨讲述过去的难忘岁月。

我家住在光岳楼的东南角,就在古楼楼下。感谢它赐予我稳定的情绪,自由的精神,泉涌的神思,因为有它的陪伴和庇佑,我的童年充满了祥和快乐。

我家离古楼约有十米之遥。躺在卧室的床上,就能听到古楼飞檐角上的风铃,发出的悦耳的声音,仿佛在诉说着一个美妙的故事。古楼是一座五层楼建筑,它高大雄伟,占据老城区的中央,周围有一圈小广场。在我小时候,广场上没有围栏,也没有这么多的绿植。这里是孩子们的乐园,我们喜欢在这里弹溜溜球、打四角、跳房子,旁边老爷爷“嗡嗡”的空竹声,飘向古楼上空,惊起楼上的小鸟儿,飞成空中的一幅剪影。那时候古楼是免费开放的,一楼是商铺,大多是卖一些纪念品和日常用品,人们可以自由出入。夜晚来临,我经常和小伙伴一起爬到二楼去乘凉,在那里聊天、嬉戏,还会并排躺在平台上数星星,感觉日子过得好好慢慢,盼望着长大的一天。

楼东大街,是当时古楼四条街最繁华的地方。在古楼东南角,我家旁边有一座二层小楼,那个时候叫“百货一零”。一楼主营烟酒糖茶、针头线脑、香皂洗发水等日用百货。二楼卖各种各样的布料,还有服装。那时每个家里有好几个孩子,父母挣钱养家很辛苦,孩子们几乎没有零花钱。每个月底是奶奶领退休金的时间,她总会偷偷地塞进我口袋里一张绿莹莹的毛票,努努嘴,示意我可以去“百货一零”阔气地消费一番。腰里有钱走路横,有硬货在兜里,我的身板挺得直直的,头昂得高高的,小手插在口袋里,手里紧紧捏着两毛钱,雄赳赳走进“百货一零”,像将军检阅士兵一样,在里面转了一圈又一圈。当时的售货员,是一位矮胖矮胖的大爷,他习惯穿着硬蓝布褂子,戴着白白的套袖,左胸前别一块大大的毛主席像章。他会看着我,眼睛眯成一条缝说:“奶奶又开资了!这次买点啥?小蜜枣刚到,货,买点不!”不一会儿,一位口袋里装满黑枣或糖豆的男孩,双手捂着口袋,蹦蹦跳跳飞出了“百货一零”。记得有一次乐极生悲,我从“百货一零”冲出来,下台阶的时候不小心一脚踏空,结果摔了一个狗啃地,口袋里的糖豆撒一地!我顾不得看一眼磕破的膝盖,急忙爬起来去追满地跑的糖豆,一个一个捡起来,一边吹掉上面的泥巴,一边放到嘴里,心里想奶奶说过的话:不干不净吃了没病。

小时候,每天清早我背着奶奶做的布包,一跑一颠地上学,我那只硕大的布包,跑一颠在屁股上撞一下,舒服极了。民主小学是我的母校,也是我快乐的摇篮。当时的孩子是自己去上学,家长不接送的,学校门口不会出现人山人海的盛况,更见不着接送孩子的家长大军。出我家大门向东,大约走一百米,有一条窄窄的向北延伸的胡同,这是我的上学之路,它的名字叫做“一人胡同”,就是现在的古楼社区东边的那条小胡同。沿着这条胡同向北走,可以直达红星街。这条胡同口右边的那座二层小楼,我小时候叫妇幼保健院,现在改为古楼社区,是我最不喜欢的地方。我们小时候感冒发烧,包括打各种疫苗啥的,都在这里。

顺着胡同向里走不远,左手边是聊城监狱。当年的监狱大门非常普通,两扇大铁门时刻紧闭,我从来没有看见打开过。监狱的墙高4米,灰白色混凝土筑的墙上,写着斗大的黑字“打倒一切反动派”“共产党万岁”等等。墙头上装着通着电的铁丝网,墙角的平台上有荷枪站岗的战士,警惕的目光四处巡视。我小时候经常向站岗的解放军叔叔行礼,偶尔他们会还以军礼,那么我会高兴一整天,向小伙伴四处炫耀。

监狱的北墙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小巷,它和“一人胡同”构成一个小型的十字路口。我有时

会沿着这条路向东而行,两三分钟就到了通向民主小学的小路。当年那条小路分两半,一半是臭水沟,一半是人行道。沟上面覆盖着青石板,我喜欢在青石板上跑,脚下边会发出“咚咚”的声音,像是为我击鼓加油,鼓励我要做一个勤学好少年。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走“一人胡同”,这条胡同的尾部越走越窄,最窄处仅一人可以穿过,两边的房子,向上看壁立千仞,一人站在这里有一种遗世独立,四顾苍茫之感。走出“一人胡同”之后,就到达红星街。街的对过就是我的乐园——聊城公园。

聊城公园后来我们叫它老公园。园子进门处有两棵巨大的槐树,听奶奶说这两棵树比她的年纪都要大,它们绿荫如盖遮天蔽日,撑起了老公园门口的一片清凉。向前走,一条弯弯的小径通向公园深处,小径两边的冬青翠竹迎风挺立,肆意生长。右前方可以看到一个八角亭子,亭子的平台上安装着比我手腕还粗的护栏台凳,我们经常在上面翻跟头、骑大马,有时会站在上面大声歌唱。如果幸运的话,墙外会有人对歌,瞬间感觉自己就是满江红的阿牛哥,超爽!亭子北面是一座小桥,站在桥上可以假装置身于乌镇河上的思姑桥,寻找一下江南水乡小桥流水的感觉。小桥架不远处,就是老公园的侧门,穿过门去就到了民主小学,这个侧门基本上位于民主小学老校门的斜对过。

那时候民主小学的大门并不在城墙上,它的原址是在今天的聊星城后边的一条胡同里。民主小学的原大门的位置,位于现在小学里面最南边的那幢家属楼处。当年走进大门,左边是一排排的平房,操场是在学校的东半部,那里是我最留恋的地方,它留下了我的汗水,见证了我的努力,那片天空放飞了我的梦想,希望从那里启航。

除了快乐的学校,古楼周围方圆几里,也留下我童年的足迹。古楼不远处的北口附近,有一家红星影院,我经常领着弟弟妹妹去那里看电影,像《闪闪红星》《小兵张嘎》等,我看了一遍又一遍。弟弟不爱看电影,经常是看着看着就睡着了,电影散场的时候,好几次我走到影院门口才发现他人不见了,就满头大汗地挤回去找人,扯起那只酣睡的“小猪”一顿疯狂输出,他常常是揉着眼睛一脸蒙圈的模样。

冬天,我和弟弟会跑到结冰的环城湖打趺溜滑,一定要带着奶奶专门为我们做的小板凳,上面拴着一根绳子。我俩交替坐在上面,另一个人扯着绳子在冰上飞跑。快乐是简单的,也是终生难忘的。那时候的冬天比现在要冷得多,每年环城湖会结冰的冰,给我们无聊单调的童年带来无尽的欢乐。夏天很多小伙伴会去环城湖游泳,我们兄弟只有眼热的份,那时奶奶对我们严防死守,吓得死死的,我们偷偷地老人家偶尔的疏忽,会迅速蹿出家门,一口气跑到湖边。刚想下水,奶奶总会晃着小脚,一路骂骂咧咧地摇过来,吓得我们一溜烟儿又跑回家。我到现在还是一只“旱鸭子”的这笔账,要记到奶奶头上,可惜再也听不到她老人家忽吼忽的呼喊声了。

如今,改造后的古城整洁美观,但也缺少了市民气、烟火气。相比于多年前彼此鸡犬相闻,几欢毋笑,更多的是冷清。人们的生活的环境变了,生活的方式变了,但是我认为不变的应该是热爱生活的心,以及用心来培养的感情。

## 我家住在古楼旁

■ 于秀霞